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composite image. The upper portion shows a misty, blue-toned landscape with bare, gnarled trees and several birds in flight. The lower portion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a dark, tiled roof, partially obscured by lush green foliage. A vertical teal band runs dow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serving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title and author's name.

魯迅與周作人

——
張耀杰 著

魯迅與周作人

張耀杰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魯迅與周作人 / 張耀杰著 -- 一版

-- 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 2008 01

面, 公分 -- (史地傳記, PC0043)

ISBN 978-986-6732-77-5(平裝)

1 周樹人 2 周作人 3 傳記

782 886

97001854



史地傳記 PC0043

魯迅與周作人

作 者 / 張耀杰

主 編 / 蔣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陳湘陵

封面設計 / 蔣緒慧

數位轉譯 / 徐真王、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 02-2795 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年1月 BOD 一版

定價：420 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目錄

周氏兄弟的政學傳奇.....	1
一、周氏兄弟的政學傳奇.....	1
二、八道灣的王府氣派.....	4
三、周氏兄弟的絕情恩怨.....	8
四、周作人的不懈攻擊.....	11
五、藕斷絲連的深層關愛.....	18
六、「超人」的關愛與「凡人的妒忌」.....	23
周福清的科舉大案.....	31
一、周福清的科舉美夢.....	32
二、周福清的科舉大案.....	34
三、周福清的嬉笑怒罵.....	37
四、周氏兄弟與周福清.....	39
魯迅筆下的「衍太太」.....	47
一、魯迅筆下的「衍太太」.....	47
二、周作人筆下的「衍太太」.....	51
三、〈我的父親〉中的「老乳母」.....	53
四、魯迅與族叔周鳴山.....	57
紹興周氏的實業與科舉.....	61
一、由實業到科舉的敗家之路.....	61
二、科舉敗家的眾生相.....	64
三、紹興周家的敗落與新生.....	67
四、「隔壁的大富豪」朱閻仙.....	68

周氏兄弟的科舉與洋務.....	73
一、初學洋務的魯迅.....	73
二、周氏兄弟的科舉考試.....	76
三、文章立命與尊王攘夷.....	78
四、周氏兄弟的道學傳家.....	82
五、周作人的學習洋務.....	85
六、周作人的拒絕科舉.....	87
魯迅早年的「神思新宗」.....	91
一、弘文學院的斷髮故事.....	91
二、《浙江潮》的鋒芒初試.....	95
三、仙台醫專的半途而廢.....	101
四、回鄉完婚與兄弟相伴.....	105
五、《新生》雜誌的夭折.....	108
六、〈人之歷史〉的「一元研究」.....	111
七、〈摩羅詩力說〉的「摩羅」.....	112
八、〈科學史教篇〉的「聖覺」.....	115
九、「文化偏至」與「神思新宗」.....	116
十、超人救世與超人專制.....	119
十一、〈破惡聲論〉的「惡聲」與「偽士」.....	122
十二、「破迷信」與「崇侵略」.....	125
十三、「神思新宗」的不攻自破.....	127
十四、魯迅筆下的失敗超人.....	129

周氏兄弟與《新青年》	137
一、周作人筆下的《新青年》	137
二、魯迅筆下的《新青年》	141
三、周氏兄弟與《新青年》	146
四、周作人的「託名」魯迅	151
五、魯迅加盟《新青年》的思想原點	158
六、遊離原點的事後追憶	161
七、周作人晚年的低調敘述	165
魯迅筆下的陳獨秀	173
一、魯迅與陳獨秀的書信來往	174
二、魯迅筆下的陳獨秀	178
三、魯迅筆下的「韜略」	181
四、被排擠出局的陳獨秀	183
五、「行不顧言」的超限「韜略」	188
六、「思想不徹底，言行不一致」	195
魯迅筆下的劉半農	205
一、劉半農與周氏兄弟的初步合作	205
二、魯迅廣告：「看呀！快看呀！」	211
三、魯迅與劉半農的精神歧異	216
四、〈我和《語絲》的始終〉	221
五、魯迅筆下的劉半農	225
六、〈憶劉半農君〉及其他	229

魯迅筆下的孫中山	239
一、〈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239
二、〈中山大學開學致語〉	241
三、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244
周作人對傅斯年的全盤否定	249
一、周作人的「反復顛倒」	249
二、《新青年》時代的傅斯年	254
三、傅斯年與周氏兄弟	258
四、從新潮社到北新書局	265
周作人的精神追求與路徑迷失	275
一、周作人的造謠說謊	275
二、忠實原著的「直譯的方法」	282
三、人道主義的新宗教	284
四、〈小河〉中的劣勢心態	290
五、天堂淨土的「新村」	293
六、「新村」運動的路徑迷失	296
七、《新青年》同人的路線圖	300
《兩地書》中的高長虹	311
一、「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	312
二、「我之以《莽原》起闢」	314
三、「將有許多罵人的嘴張開來」	318
四、「我所相信的誠實的朋友」	320

五、「長虹和韋素園又鬧起來了」	323
六、「我並不希罕『莽原』這兩個字」	326
七、「他們不知在玩什麼圈套」	327
八、「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329
九、「我又成了中心」	332
後記——政學兩界的路徑選擇	337
一、「勞心者治人」的強詞奪理	337
二、從「喪家狗」到「寵物狗」的末世路徑 ...	339
三、政學兩界的路徑選擇	343

周氏兄弟的政學傳奇

「周氏兄弟」即魯迅和周作人。在正式出版物中，最早把兄弟二人並稱的，是《新青年》4卷3號的輪值編輯劉半農，他在〈除夕〉詩中寫道：「主人周氏兄弟，與我談天；欲招『繆撒』，欲造『浦鞭』，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

周氏兄弟憑藉文學成就直接影響甚至主導了幾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路徑選擇，迄今為止，無論是魯迅金剛怒目的絕望吶喊，還是周作人顛倒反覆的娓娓而談，都沒有喪失其政學兩界的話語魅力。周氏兄弟之間即使反目決裂也依然藕斷絲連、息息相通的絕情恩怨，所觸動的更是充滿血親家族觀念的中國人，最為深邃也最為敏感的心弦。

一、周氏兄弟的政學傳奇

1935年2月24日，魯迅在致楊霽雲信中寫道：「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

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²⁴¹

「足不履危地」，是魯迅對於孫中山最為真切的蓋棺定論。然而，要評價孫中山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應該依據的是他作為同盟會創始人和國民黨最高領袖的歷史事實和歷史地位，而不是「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既不可以量化又難以操作的道德判斷。要評價魯迅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也同樣不能採用「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的道德判斷，而應該依據他作為現代短篇小說和現代雜文開拓者的文學成就。

換言之，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並不是像孫中山、黃興、陳炯明、陶成章那樣奔走於革命鬥爭的行動者，而是以文章安身立命進而干預社會的言論者。關於這一點，晚年胡適在標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演講稿中評價說：「我們那時代一個《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筆名叫魯迅，他在我們那時候，他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我們這班人不大十分作創作文學，只有魯迅喜歡弄創作的東西，他寫了許多《隨感錄》、《雜感錄》，不過最重要他是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他們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國學的弟子，學的是古文。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在他們復古的時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最大的時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譯了兩本短篇小說，《域外小說集》。《域外小說集》翻得實在比林琴南的小說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說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說。……等到後來我們出來提倡新文藝時，他們也參加了這個運動，他們弟兄的作品，在社會上成為一個力量。但是，魯迅先生不到晚年——魯迅先生的毛病喜歡

人家捧他，我們這般《新青年》沒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趕熱鬧，慢慢走上變質的路子。」^{註2}

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周氏兄弟就寫作了大量文章。然而，他們苦苦掙扎卻沒有闖出一條人生出路和精神出路，反而換來徹底的失敗和徹底的絕望。直到1918年1月，由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大「台柱」主持「復活」的《新青年》，才給周氏兄弟的文壇崛起提供了一個平台，初步成就了兄弟二人政學兩界的話語傳奇。隨著《新青年》同人團隊的解體，周氏兄弟曲折前行，各自選擇了自己的精神路徑進而貢獻出了自己的話語成就。

到了1937年8月30日，郭沫若在《逸經·宇宙風·西風非常時期聯合旬刊》第1期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拿「苦住在敵人重圍」中的周作人（知堂）大做愛國文章：「近年來能夠在文化界樹風格，撐得起來，對於國際友人可以分庭抗禮，替我們民族爭得幾分人格的人，並沒有好幾個。而我們的知堂是這沒有幾個中的特出一頭地者，雖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見得盡能瞭解。……我們如損失了一個知堂，那損失是不可計量的。『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郭沫若的詩人式的誇張抒情雖然不可以十分當真，周作人在魯迅去世之後所擁有的不可替代的政學地位，卻是不容置疑的。只可惜與魯迅反目決裂的周作人，在消極退隱的精神路徑上越走越遠，以至於退隱到「自己的園地」之中不思進取。在無處歸隱的情況下，與日本侵略當局的政治合作成了他逃避自由和明哲保身的唯一抉擇。周作人

已經成就的光彩奪目的政學傳奇，也因此被消解在極端政治化的話語批判之中。

二、八道灣的王府氣派

1906年暑期，遠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奉母親魯瑞之命回到紹興，與大自己三歲的朱安女士舉行婚禮。這是一樁一再推遲的婚姻，魯迅26歲，朱安29歲，早已超過了結婚成家的正常年齡。

對於由母親魯瑞一手包辦的這樁婚事，魯迅從內心深處是不予承認的。1910年11月15日，正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植物教員兼學監的魯迅，在致老同學許壽裳的私人書信中表白說：「中國今日冀以學術幹世，難也。……學生於僕，尚無間言；顧身為屠伯，為受斥者設身處地思之，不能無惻然。頗擬決去府校，而尚無可之之地也。起孟在日本，厥狀猶前，……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

身邊有一個活生生的妻子，魯迅卻偏要到故紙堆中尋求「醇酒婦人」的替代品，他與朱安的夫妻生活可想而知。

1925年4月11日，魯迅向學生輩的趙其文傾訴說：「感激，那不待言，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起來，大概總算是美德罷。但我總覺得這是束縛人的。譬如，我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是忍不住，而我有一個母親，還有些愛我，願我平安，我因為感激她的愛，只能不照自己所願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尋一點糊口的小生計，度灰色的生涯。因為感激別人，就不能不慰安別人，也往往犧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正是在這封私人書信裏，魯迅提出了「反抗絕望」的著名話題：「〈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所說的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但這種反抗，每容易蹉跎在『愛』——感激也在內——裏，所以那過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佈施也幾乎不能前進了。」^{註3}

1926年11月28日，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情書中表白說：「我一生的失計，即在歷來並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為那時預計是生活不久的。後來預計並不確中，仍須生活下去，於是遂弊病百出，十分無聊。後來思想改變了，而仍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為的劇變而失去力量。但這些瞻前顧後，其實也是很可笑的，這樣下去，更將不能動彈。」^{註4}



1922年5月23日，周氏兄弟與俄國盲詩人愛羅先訶等人在北京世界語學會合影。

由於自己深受包辦婚姻的毒害，魯迅對於周作人與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的跨國婚姻，是非常支持的。只是這種支持一旦超過合情合理的人倫邊界，就會形成新一輪的強制「包辦」。

1911年3月7日，魯迅在致許壽裳信中談到準備讓周作人（起孟）中止學業回國謀生：「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文，僕擬即速之返，緣法文不能變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語，當自擊，然今茲思想轉變實已如是，頗自閔歎也。」

同年5月，魯迅親赴日本，把已經成婚的周作人與羽太信子帶回國內。到了同年7月31日，魯迅在致許壽裳信中介紹說：「兩月前乘間東行，居半月而返，不訪一友，亦不一遊覽，僅一看丸善所陳書，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極多，遂索性不購一書。閉居越中，與新顯氣久不相接，未二載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中學事難財絀，子英方力辭，僕亦決擬不就，而家食既難，它處又無可設法，京華人才多於鯽魚，自不可入，僕頗欲在它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為圖之。」

由於找不到合適工作，魯迅依然留在紹興府中學堂任職，留學歸來的周作人乾脆呆在家裏，與魯迅一起抄錄《古小說鈎沈》、《會稽郡故書雜集》之類的舊書。是辛亥革命的爆發，給周氏兄弟帶來了人生轉機。昔日的革命黨朋友王金發，於第一時間委任魯迅為浙江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革命元老蔡元培，又在許壽裳等人的推薦下，聘請魯迅到教育部任職。周作人在老同學朱希祖的推薦下，也一度到浙江省軍政府的教育司任職。

1912年5月5日，魯迅隨教育部來到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員。在每月只有六十元津貼的情況下，他於同年7月10日開始給弟媳羽太信子遠在日本的娘家寄錢：「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圓。」¹¹⁵

這種以兄長身份替代自己的弟弟行使贍養岳父母及其家人的義務，儘管體現了魯迅對於周作人及遠在日本的羽太一家人的特殊關愛，同時也有一點越俎代庖的「包辦」味道。如此越俎代庖的「包辦」，竟然一直維持到周作人於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職之後。與此同時，魯迅對於自己的妻子朱安及其家人，卻從來沒有表現出同等的關愛。

1919年12月，紹興新台門的房屋被出賣，魯迅攜家移居北京，遷入西直門內的八道灣11號。這裏以前曾經是小王府，共有三進院落，周作人夫婦和周建人夫婦的兩個小家住裏面的第三進，魯迅與母親魯瑞和妻子朱安住第二進；外院另有兩間門房和三間南屋，主要供男女僕人和投宿客人居住。

自從住進王府大院之後，由兄弟三人的小家庭組合而成的大家庭，表現出的是遠比紹興周家闊綽大方的王家氣派。據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中回憶：「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招和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僕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

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裏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歎地對我說，他從外面步行回家，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過去，急馳而過，濺起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面塵土，他只得在內心感歎一聲，因為他知道，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外國醫生，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塊錢花掉了。」

此文發表在《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比起這種是非分明的事後追憶，魯迅和周作人在日記中另有更加真實的原始記錄：1919年前後的八道灣是肯定沒有什麼「東洋車夫」的，「眾多的男女傭工」也不是初來乍到且不通漢語的日本女性羽太信子出面雇用的。請外國醫生看病，更是痛恨中醫的魯迅的一貫做法，連幾乎沒有收入的周建人的兒子「豐二」即「土步」，也一直由魯迅和周作人出錢到山本醫院去看病。《魯迅日記》中的金錢出入一直都是「一絲不苟」的，其中從來沒有留下過把「全部收入」交給弟媳掌管的記載。魯迅與周作人決裂之後，無論是在北京西三條胡同的家中還是在上海的家中，都雇用有兩名以上的僕人。

三、周氏兄弟的絕情恩怨

1923年7月14日，魯迅在日記中留下了家庭裂變的資訊：「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7月17日晚上，周作人為日本著名作家、新村運動發起人武者小路實篤的短篇小說〈某夫婦〉寫作譯後附記時，也透露出相關資訊：

約翰福音裏說，文人和法利賽人帶了一個犯奸的婦人來問耶穌，應否把她按照律法用石頭打死。耶穌答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這篇的精神很與他相近，唯不專說理而以人情為主，所以這邊的人物只是平常的，多有缺點而很可同情、可愛的人，彷彿是把斯特林堡的痛苦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深厚的感情合併在一起的樣子。像莎士比亞的阿賽羅那樣猛烈的妒忌，固然也是我們所能瞭解的，但是這篇裏所寫的凡人的妒忌，在我們平凡人或者覺得更有意義了。¹¹⁶

〈某夫婦〉描寫的是一個當大學教師的丈夫，在年輕美貌的妻子受到在他的家裏自由出入的學生們的歡迎時，所表現出的「凡人的妒忌」。與譯後附記中的內容相銜接，周作人在7月18日晚上寫下絕交信：「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教，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生活。以後請你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祝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第二天上午，周作人親手把絕交信交到魯迅手中。1923年8月2日，魯迅離開由自己購置改建的八道灣小王府，「攜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兄弟二人的決裂反目，無論是對於魯迅還是對於周作人，所造成的精神創傷都是致命性的。